

罗遵义小说选



罗遵义小说选

罗遵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遵义小说选 / 罗遵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黔中文丛 / 郭思思主编)

ISBN7—5059—3857—8

I. 罗…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787 号

书 名	罗遵义小说选
著 者	罗遵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洛 客
印 刷	北京华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57—8/I·2972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1	小镇风月
47	玉凤
90	弯弯的九曲河
125	秋凉
149	桃花
158	山盟
175	绰号
183	虔诚
194	老虎崖
206	您好！请开门
214	风烛残年
225	年末岁尾
239	后记

小镇风月

秋收秋种刚忙完，天气便一天天凉了，山里也就显出冷清的样子。四周尖削的梁子早早地笼了雾气，朦胧地阻断了山外袭来的尚残存的暑气，使得落在山间谷底的九曲镇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沉寂得没有一丝儿生气。镇外的芙蓉江倒是远比春夏时节清澈，但终因没有急流没有浪花，而只得缓缓地静静地由南向北悄然流去。田坝子早几天还黑红黑红的，眼下便被渐渐拱出泥土的麦芽染成了一片嫩绿，也显得十分的宁静。

只有坡上那成片的燃着火似的青杠林和在秋风中飒飒作响的包谷林，才会给秋日的山里点缀了些许热闹的色彩。但终归还是清冷——在林中整整喧闹了两个季节的鸟雀们已忙着找个背风的地方，衔来枯枝葺草筑巢铺窝准备过冬了，把个遍地落叶的林子抛在一边；九曲镇也因之益发冷淡，只是那每天两次袅袅上升的炊烟才标志着镇上三两百户人家的存在。

许是巧合吧，或是这冷清的时节就该生出桩桩祸事，以便使无论怎样也料不到的人们慌乱无措。不管怎么说都行，总之一件奇特的事或者说是灾祸吧，就在全镇上千老少根

本想不到的情况下，它却完全是顺乎自然地发生了。

那是一个明霜铺地的清晨。吊脚楼上一砣砣挂着的包谷还没有完全亮出那金黄色的本色，大人细娃们也都还在铺盖里倦成一团，不知是谁就在街上惊喳喳地嚷开了——

“不得了哇，快起来呀！陈铁匠的儿媳妇吊颈了哇！”

声音搅碎了拂晓时的宁静，急促尖厉而又凄惶地随霜风在九曲镇的大街小巷飘绕，把人们从酣梦中硬拖出来。“放他妈的狗屁！人家昨天才娶的新媳妇。是哪个挨刀砍的鬼扯谈。”于是，伸伸懒腰翻过身又要睡。“噫，不对咯！无冤无仇的谁会开这种玩笑？只怕是真的哩！”呼地掀开铺盖坐起来，黑灯瞎火的双脚老往一只裤筒里钻，骂了几声“撞他妈的鬼哟”边拴裤腰带边开门出来，朦朦中只听见“吱——呀——”的开门声挨家挨户地响，一颗颗毛伸伸的脑壳从黑洞洞的屋里探出来。紧接着，铺了层霜花的青石板街上，脚板声便卜卜沓沓地连成串，然后直往上场口陈铁匠家奔去。

陈铁匠的家住在上场口靠河那排街的最当头，二丈一尺高的木瓦房四列三间，天楼地正的很是气派。横边山楼上一棵几合抱粗的黄柳树，水桶粗的枝桠横伸过来，罩住了整幢房子；上面挂了一二十个饿老鸱窝。几十个饿老鸱飞进飞出，使这个农家小户幽静中又显得十分热闹。

2 陈铁匠时常夸耀自家屋基好。假如把一家长蛇阵顺河坎崖沿排列的九曲镇比作一条欲腾似飞的乌龙，他家恰好骑在龙头上，更兼有那一株被人视为风水宝树的大黄柳既

洒下一地浓荫，又挡住了从天而降的灾祸。

难怪他得意，的确也是这样。镇上只他一个铁炉，过了大年打板锄，三四月打薅锄，打田栽秧时打耙钉，秋收时又要打割谷镰，一年四季铁炉没退过火。虽不敢说锤子一响黄金万两，但少则三五两块，多则十元八元，就像一股长流水天天总有点进项，一年的盐巴煤油人情客往样样都出在手中那把锤锤上。

然而，陈铁匠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且可以说是治不好的心病，这就是他的大儿子双全是个天生的傻子。俗话说，一娘生几种，有的像冬瓜，有的像水桶。用他的话讲，同是一个炉子铸出来的，大的个为啥就笨得屙屎屙尿都不晓得脱裤儿呢？他把一切罪过都归结到婆娘身上，怪她枉为女人却不会下崽，替陈家屙出个憋包儿。为这事，那本来就孱弱的婆娘没少吃他那常年提二火锤的“砣砣肉”，身上时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但她一声不敢吭，谁叫自个不会下崽呢？毕竟祖上有德，不几年就又添了个小子，且眉清目秀的聪明过人。这下子陈铁匠脸上挂了好几年的愁云忽地不见了，说话时又拍胸打肚口水喷喷的十分展劲了，因为他再不担心别人骂他会断了香火当孤和尚了。他把传宗接代承顶宗资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老二双喜的身上，而对老大呢从不抱了点希望。他明白，谁愿把辛辛苦苦哺大的姑娘嫁给全不懂人事的傻子？所以从来没动过给双全娶媳妇的念头，认为那是瞎子点灯白费油，与其枉费心思办空事，不如办点别的什么事儿。

人世间的许多事就是有些古怪，本来决计不干的事儿，

往往因为受了丁点触动，却又一改初衷，而全身心致力于先前决计不干的事，且多有不达目的死不瞑目的雄心壮志。陈铁匠就是如此，在双全已进二十岁后，却又费心费力给他谈起媳妇来了，难怪得镇上的人都大为惊异，不晓得陈铁匠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在这大娄山里，自古以来都是姑娘们往山外跑的多，留下的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自然规律难得变更。那么，这里就盛行打背带亲家的风俗，就是在娃儿还要用背带背着的时候，就四处请媒人给他谈定媳妇，否则到十几岁就不好谈，且十之八九是打一辈子光棍的命。而陈铁匠偏偏犟着性子这样作，并非不知这个道理，而是为了赌气。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他陈铁匠今生今世还没向谁认过输，只要他死心要干的事，虽不敢说坛子里头捉乌龟稳倒擒拿，但至少要有七八成把握，否则他是不轻举妄动的。

他这口气，是和镇上几个年轻人赌的。

一天中午，他正在铁炉房打锄头，叮当声中，他听见几个年轻人在外面逗双全。

“双全，你想不想媳妇？”

“养（想）。”

我们给你谈吊脚楼下面猪家姑娘，你要不要？”

“笑（要）。”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又问：“猪家姑娘脚丫叉的不好睡，你怕不怕？”

“……不……怕。”

“哈哈。”又是一阵大笑，惊耳朵。

陈铁匠见几个太讥笑人，火气直冲脑门，手锤“咣”地往针墩上一擢走出去，冲着几个年轻人好一通臭骂：“你几个X崽崽才讥诮人哩！看见他傻不秋溜的，逗那样鸡巴嘛逗？你狗日些讨个丑八怪就歪兮兮的，默倒我屋双全就硬是谈不到媳妇不是？嗯？”

几个年轻人对他的训斥非但不恼，反而更加放肆地大笑起来：“哈哈，傻子也谈得到媳妇？哈哈，只怕要等到石头开花马生角哟！”

陈铁匠那个气呀，颈子上青筋胀鼓鼓的像爬满了蚯蚓，脚板跺得咚咚响，狠狠地说：“你龟儿些笑，笑个鸡巴！老子不给双全娶个媳妇，你狗日些把我的名字倒转喊！”

人就怕发恨，发起恨来天王老子也不睬。陈铁匠被几个年轻人这一激，果真为双全的亲事忙起来。这里请媒，哪里托媒。钱大把大把地抓出去，揣了媒人的腰包。反正陈铁匠一年中票子去了好几百，请了十二个媒婆，提谈了十二处亲事，可到头来还是没有儿媳妇进屋来过年。他好气，直骂狗媒婆不真心帮忙。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正当陈铁匠无计可施时，天随人意，冯家沟冯佑成的那个四川跑来的婆娘李仙桃帮了他大忙。

初秋的一天，李仙桃提两把板锄来安钢，东摆西谈扯到了双全的婚事上，李仙桃说，只要他舍得钱，她尽可帮忙。陈铁匠喜出望外，忙问价。李仙桃巴掌一晃：“这个数，五百。舍得不？”

那些年没有万元户，连陈铁匠这样的土老肥的瓦罐里

也只不过一二千块钱。前面又装了媒人的腰包。但为了争口气，陈铁匠是一切也不顾了，硬是答应了下来。于是，当两大土钵酱豆回锅肉全部下了肚家坝之后，一个天衣无缝的瞒天过海之计终于出来了。夜长梦多怕出了岔子，双方各自加快了速度，半年不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终于进了陈家的大门拜堂成了亲，他陈铁匠满脸堆笑，只等来年抱蛮孙了。

说起来也真有点有失体统，儿媳妇进了屋他这当老人公的竟然一夜没睡着。兴奋是固然的事，但更多的却是担心。他自己心里明白，早则半夜三更，最迟天亮，他家必有一场好戏。躲是躲不过的，只看老祖宗在天之灵能不能保佑不至于出大的乱子。他就这样心惊肉跳地好不容易捱到了天麻乎乎亮，便披衣起床，并把女人也撵起来，叫他安排早饭请轿夫们吃——这是老规矩了，然后才抱着烟杆蹲在阶沿坎叭叭嗒嗒吃叶子烟，耳朵呢却一直关注小二间新房的动静，心里同时也在暗想，只要今早平安过了，老子非要在这街上吼一通给那党崽崽听听，老子打赌从来只赢不输，你们算老几？

“咚”——

正在他担心中想入非非的时候，他最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静静的新房里一声闷响，像有什么重重地掉在楼板上，在寂静清冷的早晨使人感到特别的心沉；紧接着就听见老大双全“哇啦哇啦”的乱叫。他赶紧顺着阶沿坎跑进去，刚到门口，门猛然大开，双全光着上身提着裤子傻叫着冲出来，把他撞了个大劳躁。

“挨刀砍的，清早八晨乱吼哪样？”

“洗（死）啦，洗啦！”双全死劲挣着，惊恐地望望黑洞洞的屋里，神经质地大叫大嚷。

“死啦？”

陈铁匠脑壳里轰地一声差点炸了开来。他忙放了双全，转身冲进屋里，眼前的一切使他两腿发软：煤油灯的火苗摇来晃去，暗淡的光影罩着躺在地上的新媳妇冯小容，一根丝帕绕在她的颈子上，一只小凳倒在她的旁边。

陈铁匠怔怔地立在那儿，过了好一会，他似乎才明白发生什么事，心里陡然冰凉。“天啦，这怎么办哪？”跌跌撞撞就往外跑，慌乱中与闻声赶来的老伴撞了个满怀。女人奔进屋去，抱起小容呼天抢地的嚎哭起来。

哭声惊醒了在陈家过夜的亲朋和左邻右舍，不一会，新房里就挤得满满的。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小容抬到床上，手忙脚乱地解下黑丝帕，一个中年人摸摸小容的胸口，翻开眼皮看了看，忙说“胸口还是热的，眼睛仁也没散，可能还救得活咯！”就嘴对嘴地吸气。

陈铁匠听说有救，一双眼睛便死死地盯住床上，不一会儿，小容的胸脯果然有了微弱的起伏，并渐渐加快，陈铁匠悬得老高的心这才咚地落了下去。

小容再要寻死已是很难。她的寻短见之举，使陈家加倍小心警觉了，并特地请了几个女人成天连夜守着她，轮番开导。本来她的心已如死灰，但那些女人的话又使她萌发了活下去的意念。自古红颜多薄命，女人生来就该受人搓

磨。既然作了女人，就不要奢望有啥好日子过，就得要有十分的忍劲，就得具备吃苦耐劳的本事，就得没有思想没有追求地如木偶任人摆布。这就是自古以来给女人立下的规矩，任谁也不得抗拒更不能改变，否则你就只有去死。可是，即使你不甘屈辱凛然死去，一个伤风败俗千古罪人的骂名将随你进入棺材，哪怕你的骨头烂成了泥巴，但那骂名也丝毫不会被岁月的风霜风化一丁半点，于是你的荒草丛生的土坟前便无形中立了一块永不朽的耻辱碑，压得你的灵魂在冥冥之中也大放悲号。

小容已不想就此草草了结此生了，她要活下去，虽不敢说为了什么希望什么追求而活，但总觉得白白死去的确枉然。劝慰她的那些女人们的命运并不比她强多少，有的甚而比她还惨。如像猪市堡的陈大婶就是在与相好幽会时，被父兄弟捆送到夫家成亲的，她还是苟且活了下来。当然，小容决不愿苟且活下去，只要一有机遇，就要拼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小容之所以要活下去的惟一支柱。

但有一点十分明确的，就是再不能呆在陈家了，必须走。后娘固然霸道，毕竟爹还在，尽管他怕后娘，但心里总是顾着她的。只有爹才能保护她。主意拿定，便趁傍晚时陈家老小不注意，小容开了后门就往冯家沟跑。

初二三的天气，没有月亮，又下着毛毛雨，黑古隆冬的一点也看不见路径，稀而且滑。小容扑跌翻跟斗地跑了三个钟头，到自家门口时，早已成了泥人。她全身散架似的靠在门上，声嘶力竭地喊：

“爹，爹呀，开门，开门呀……”

李仙桃最先被惊醒，她推推冯佑成：“死瘟猪，你听，像是小容那挨刀的喊门。”冯佑成恍恍浑浑地翻过身，嘴里含混不清地埋怨：“深更半夜的，有哪个嘛！”李仙桃气恼地揪住他的耳朵：“你聋啦？你听嘛！”冯佑成瞌睡被揪不见了，注意一听，果真像是小容。他大惑不解，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跑转来做哪样？莫非又出了什么事？

上前天刚吃过早饭，就听人讲小容出了事。他急慌慌地赶去，幸好没坏事。他好不埋怨小容，年纪轻轻的为啥做那种傻事。但听到小容讲了事情的原委后，他气得要找陈铁匠打架。可他是生就的老实人，逆来顺受惯了，最怕和别人扯皮，只不过陈铁铁作事也太昧良道了，害得小容好凄惨，因之他还是人当大面的把陈铁匠好好地数落了一顿，反过来又安慰开导小容：“有什么办法呢，到了这步田地，反悔也不是容易的事，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咬，命运定的，你有啥办法？双全虽然笨，但做活路还是可以的。各人各命，怨谁哟！将将就就地过日子啰！”小容不吱声，只是哭，他开导了一阵又咋唬了陈家几句，就回来了。

才进屋，李仙桃就问怎么样？被他劈头一顿好骂：“你问个屁！这就是你狗日办出的好事，还把我蒙得死死的，小容死了，你哪点安逸？悔你烂婆娘没得好天台！”

事情露了底，李仙桃并不惊怪，迟早是要穿的。但那一通骂她却受不了，又哭又叫撒起泼来。“老娘怎么啦？钻水打余头才给她找了好人户，还错啦？人好人弄又怎样，可以当饭吃啊？各人肩泡尿照照，又像啥子X样子嘛！还刁个屁！好心不得好报，你嫌老娘讨厌。老娘走就是，免得在

你屋受气受穷。”

“好了好了，少啰嗦几句行不？”冯佑成见李仙桃真的作出收拾东西的样子，先自矮了半截。次次都这样，难怪有人说他耙耳朵委员会的主任。

就再不敢提这事，只在心里巴望小容不再出什么乱子。现在，小容半夜跑回来，他又慌了，忙起来点灯，开门。

“你这悖时女哟，有事么白天嘛，你看你那身衣服，唉！”冯佑成看小容那样，不由埋怨说。

小容冷得牙齿直打颤，一声不吭坐到灶门前，刨开塞好的痞兜火，烤暖和了，才流着泪说了句：“我死也不回陈家去了！”

“唉，你个悖时女呀！”冯佑成叹了口气，进屋找了套衣服搁在凳上，“烤会儿就去睡，有话明天再谈，啊。”

公鸡已叫头遍，镇上的人早已进入梦乡。七高八矮排列无序的木瓦房象一团团大石头，黑糊糊地堆在江边崖坎上的斜坡上。深秋的夜风从四山扑下来，在河谷中汇成一股，然后发出尖厉的呼啸声，狂暴地向九曲镇扑来，那架势像要把偌大的镇子整个儿掀起来，再把它狠狠地扔进更深的黑阡峡谷里，或是更里面那片不知边际的密不见天的原始森林中去，那样它才甘心。但是，一切都在沉默中顽强地挣扎，即使是那些轻得没有份量的枯枝乱草，被卷上灰黑茫远的天空后，也不甘心于随风飘浮，仍挣扎着飘回它们眷恋着的大地。

就在这样一个狂风肆虐的时候，陈铁匠家的堂屋却灯

火通明，一盆红彤彤的炭火上骑了张小方桌，上面摆着五盘六碟的下酒菜，两瓶山里人不易买着的“古风”窖酒已去了不少。镇革委主任陈昌茂端坐上首，大队支书兼民兵连长陈牛儿和何忠权分坐两边，陈铁匠则在下首作陪。双喜娘不时添着菜，不断地催：“陈主任，你们专心拈菜吃哩，不是一会全冷喽。”

今天办这桌酒席，专请镇上的当家人，是有多方考虑的。一则前面给双全办结婚手续时，全靠他们帮了大忙；二则现在小容的事怎么办才好，还得探探他们的口气。只要他们放了口，出天大的事也用不着怕。这九曲镇山高皇帝远，他们就是皇帝。如果事先不敬好菩萨，到时出了乱子，他们只需歪个嘴，你不倒八辈子霉那才怪。

“唉，这事么，全靠你们帮了大忙，才成了。谁想到小容那悖时犟拐拐，硬是不依教，成天寻死觅活的，现在又阴悄悄跑回家了，搞得我脸上无光，心里也失了主见。我说老实话，这事全靠大哥和两位贤侄给我出主意喽。唉！那悖时的，谁想到那么犟哟！”陈铁匠愁眉苦脸的直叹气。

“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是了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父母的，哪个不讨点冤枉气受？唉，难呐。”陈昌茂喝酒上脸，几杯酒下肚，脸就红成猪肝，说起话来就更拿腔作调了。

“是啊，是啊。”陈铁匠十分的感动，“这些话别处呀我绝不会说，我们是自家弟兄叔侄，所以全抖出来。现在就指望你们拿个主意了。”

“这个么……还是你先谈谈你的打算，好不好？”陈昌

茂又呷了口酒，说。

“我哇，这几天搞恍惚了，不晓得怎么办才好。白天，弟兄叔侄们的看法是依老规矩，但是我又怕犯了政策。”

“噢，牛儿，忠权，你们呢？”陈昌茂要两个部下发表意见。

“卵子！哪的那么多政策。我说就用老规矩，怕个吊！”何忠权是个草鸡毛性子，不管在哪种场合，一开腔就是骡子黄牯的满嘴喷粪。

见牛儿也点头同意，陈昌茂将酒碗“叭”地一顿，说：“好，就这样办。不过，虽说我们陈家族大势大但现在毕竟不是解放前，还是要讲点组织纪律性，是不是？明天牛儿带点人去，代表一级组织出面嘛，是不是？如果顺利呢，就文文秀秀的来，若文来不行，下点毛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我明天有点事，忠权去还不是一样。”两年前为玉凤的事，陈牛儿差点吃了老林沟那帮高山棒的大亏，至今想志来都有些后怕。冯家沟姓冯的也是好几十家，毛赳赳的惹不起，所以见陈昌茂点他的将，赶紧扯了个谎。

“怕个鸡巴，明天老子去。”忠权这个草鸡毛，肚皮里弯二拐少，胸膛上一拍，包了。

“也行，不过忠权哟，不能带枪喔。再有，去了后先找族中主事的搭个白，免得说闲话。”陈昌茂也怕为此引起宗族争斗，搞出乱子还是不好交差的，所以特地关照一番。

“唉呀，你看为了我的事，搞得你们的脑筋都不得放空。只好二天慢慢还情罗！”陈铁匠十分感激，连忙请酒请菜。

事情谈妥了，便放开吃喝。三下五去二，风卷残云，一

桌酒菜很快就消灭光了。除了陈铁匠忍嘴待客少喝一点外，三个当官的都已经脸红颈胀醉眼昏花，连走路也不栽桩了。

“不要脸的东西，又跑回来做哪样啊？老娘硬是少你的债呀？”

那只叫黑宝的大黑狗刚刚一步纵过门坎，李仙桃劈头就是两脚尖，踢得它惊叫唤，慌忙调头就往处面逃。

小容洗了脸正在梳头，见李仙桃拿狗背名骂她，心里的气直往上冒，要是在以前，她非要还上几句不可，但这几天心力憔悴，不想枉费精神。终于忍了，当没听见。

“哦，默倒老娘是大老板，吃不穷，像人不像人都来刷。不要X脸！泼出去的米汤，好意思！”

李仙桃可恶就在这点，只要开腔骂人，气性不满决不收场，不骂个天昏地暗似乎不安逸。小容想到现在的处境，不吭声让她骂，心说：“嘴巴骂叉了，看你还骂不骂。”但在堂屋里推包谷面的冯佑成却忍不住了，气冲冲地跑过来，冲着她吼道：“你母猪疯发了是不是？小容到了这地步，你还不甘心，硬要逼死她不是？你狗日的还有点人性没得？”

“好哇，你俩口子串通一气来打整我啊？妈吔，我命好苦哇！”李仙桃摔了锅铲，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脚乱蹬又哭又撒起泼来：“我晓得你，嫌我签眼睛，我走，我跟你那小婆子腾地势，你该安逸呐？”

有谁受得了这不像人嘴里吐出的挖苦话？小容双手捂脸大哭着往房间里跑，冯佑成气得炸了肺。平时出名的“耙耳朵”此时也再忍不下去了，猛地揪住泼妇就往外揪。